

創意的「大雨」與心靈的湖泊

——讀《賀奕創意心法365條》

韓浩月



▲新疆賽里木湖景色。

資料圖片

作家、評論家賀奕，長期為高校學子講授影視劇寫作課，後產生將課程整理成文、凝練觀點的想法，形成了後來在社交媒體上時而刷屏的「賀奕金句」，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將這些深具啟發性與意蘊的句子輯錄成書，定名《賀奕創意心法365條》，於近日出版。

劇作家、編劇教練羅伯特·麥基，著有《故事》一書，被譽為「編劇聖經」，中文版出版後在中國有許多擁躉。《故事》在有很強可讀性的同時，也有鮮明的「拿過來就用」的實用價值。《賀奕創意心法365條》與《故事》異曲同工，都在強調創意的核心作用，以及將生活、情感、才華等融入創作範式的技巧，賀奕可稱「中國的羅伯特·麥基」。

既然受眾涵蓋廣大影視編劇新人及寫作愛好者，為何書名不直接定為「寫作課」？原因很簡單：「創意」的疆域遠大於文學或影視，它不僅是從業者的核心素養，更是每位熱愛生活者的基本能力。擁有創意，生命便會綻放異彩；缺乏創意，則難免陷入平庸。尤其在人類活動高度同質

化、碎片化與人工智能時代，將創意滲透至行為與思想的每一個末梢，能極大提升我們作為「人」的存在感與幸福感。

「創意」通常被認為來自於「天才的頭腦」，是「上帝的禮物」，它帶有不可期而至的突發性，以及不受掌控的隨機性。但讀完《賀奕創意心法365條》後會發覺，「創意」作為一種生產力，是可培養、可積澱、可儲存、可調用的。在賀奕看來，「創意」根本不是什麼「點子」的化身，而是對生活真相的發現，對人性複雜的提煉，對生命本真一面的注視，對豐富情感的洞察……當這些成為作者的境界，創意便可以召之即來，為我所用。

「性格是一個人為自身打造的囚籠，而真正掌控它的主人，名叫社會。」「實現夢想的最快方式，是假裝夢想已經實現。」「優點只能決定人物魅力的下限，缺點才能決定人物魅力的上限。」「勇敢者的坦誠才叫坦誠，怯懦者的坦誠只是怯懦而已。」……看待這樣的句子，最表面的形容是「金句」，用實用的眼光

能看到「技法」，而可以看到句子背後的智慧並舉一反三應用到創作與生活的人，才會看到它們作為創意的強大能量感，它們作為教學課程的樣貌出現，但本質上卻是一位思考者將自身與世界聯繫起來的終極經驗，它們適用於所有人。

單一的創意是星辰，創意的集合體是迷宮。閱讀《賀奕創意心法365條》容易產生進入迷宮的感覺——頭頂星辰遍布，使人不知所

措。站在如此密集創意所構成的「傾盆大雨」下，肩膀被淋濕是容易的，但如何真正穿過大雨，並將所有雨點集納於自己的內心，形成自己的湖泊，這考驗接受者的悟性與段位。為了便於讀者結構化、透視性地閱讀，賀奕將這本書的內容進行了框架分類，從認知、主題、人性、邏輯、語言、社會等多個主題出發，對創意迷宮進行了「房間」區分，它們之間，彼此留有門窗通道，可以自由往來穿梭。

日常工作與社交媒體上的賀奕，表達出對創意理論的極高熱情，他將自己觀點凝結成「悖論創作法」「穀核敘事學」「缺陷本體論」三大理論主題。這三大理論可以視為賀奕創意迷宮的「大樑」，有此作為支撐，讀者便可通過閱讀來尋找答案，啟發與困惑形成交互關係。如果有一天忽然意識到，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物、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的迷茫、無法自解的矛盾等等，竟然也可以變成創意汨汨不斷的源頭時，就算真正地理解了創意。

作者簡介：韓浩月，作家，文化評論人。出版「故鄉三部曲」《我要從所有天空奪回你》《世間的陀螺》《錯過他鄉》及非虛構散文集《燃燒的麥田》、評論集《座無虛席：經典和大師的書與夜》等作品二十餘部。作品入選《當代散文20家》《年度散文50篇》等選本。第十八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獲得者。

七日談

(河北篇)

江海萬里，紙短情長



黛西札記

李夢

年前去吉隆坡出差，參觀當地華人博物館，見展櫃內一封封僑批，寥寥數句，愛意綿延。只是我及身邊親友從未經歷南洋漂泊謀生，難有切膚體會。直到近日入影院欣賞口碑之作《給阿嬤的情書》，因劇中一段跨越半世紀的故事潸然落淚，才知華人異鄉謀生，那些未曾宣之於口的愛與堅守，重逾千鈞。

今年「五一檔」，商業大片環伺，這部沒有流量明星、幾無宣傳造勢的潮汕方言電影，憑藉口口相傳強勁逆勢，票房破億、豆瓣評分已超九分，可見電影最本質的力量從不在華麗外衣，而在人心深處的共鳴。

《給阿嬤的情書》突圍並不全然意外，因創作團隊深知如何講一個細膩且不乏力量的好故事。全素人演員，沒有炫技鏡頭，以潮汕僑批為主線，將當年華人下南洋時離合悲歡種種凝縮在鄭木生、謝南枝和葉淑柔三個人、兩個家的故事裏。以小見大娓娓道來市井巷陌與人間煙火。

影片成功緣由，可以總結為兩點：一是故事的力量，節奏沉穩，倒序順序再倒序的結構環環相扣。以懸念牽引敘事，細節鋪展情緒，回溯百年前潮汕人闖蕩南洋的歷史情

▶《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境，一粥一飯、一燈一信皆是生活的肌理。

二是文字的力量。彼時家人遠隔山海，憑書信解相思之苦，僑批不止是家信，更是恆久的承諾與守候。那些樸素字句或報平安、或寄銀錢，在難通音訊的年代，成為彼此的扶持與依傍。「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遠」。「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圓如玉墜，仿若身在故鄉，似與你並肩共賞」……劇中木生給淑柔，以及木生去世後南枝給淑柔的一封封僑批，不着「愛」字，卻滿紙愛意，詩意深沉如斯，讓銀幕前的觀者念茲在茲，由彼處離別相逢想及自身遭際，怎能不淚流滿面。

若撥開故事表象再向內探尋，影片敘事的核心在於以極細膩的筆觸塑造了南枝和淑柔兩位女性形象。她們素未謀面，卻因命運交織而遙相扶持，彼此支撐，日復一日。兩人的形象也恰好構成一種互文：一人守土，一人遠行；一人立家，一人立業。沒有太多戲劇化的波瀾，也不需過分濃烈熾熱的情感，不張揚、不喧囂，卻綿長，卻深刻。這封寫給阿嬤的情書，其實也是寫給所有女性乃至所有觀眾的情書——任歲月顛簸，真誠的從來都是最動人。



英倫漫話

江恆

曾經有一位帶着兩個孩子的婦人，丈夫已去世多年，她除了債務一無所有。她寫信給出版商，打聽自己的小說投稿怎麼樣了，可出版商早不記得此事，投稿被丟在辦公室窗台上將近一年，無人問津。

這位婦人正是英國作家瓊·艾肯（Joan Aiken），她詢問的投稿就是後來的著名兒童小說《威洛比山莊的狼》，故事以維多利亞時代約克郡為背景，講述一對小兄妹被企圖霸佔山莊的家庭女教師關進恐怖的孤兒院，並淪為悲慘的童工，但她們在朋友幫助下逃了出來，歷盡艱險最終將惡毒的女教師繩之以法。該書於一九六二年出版後廣受好評，令當時三十八歲的瓊·艾肯成為最受歡迎的英國作家之一。

瓊後來談起這段投稿經歷時，稱其為人生道路上的小插曲，並且堅信是金子總會發光。實際上，她出色的文學天賦一定程度上來自於深厚的家學淵源，其父親康拉德·艾肯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詩人，曾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詩人T.S.艾略特一起就讀哈佛大學，後來榮獲普立策詩歌獎。她的母親傑西·麥克唐納也是哈佛女子學院的高才生，在瓊十二歲之前，她都在家裏親自任教，把自己的文學、歷史等知識悉數傳授給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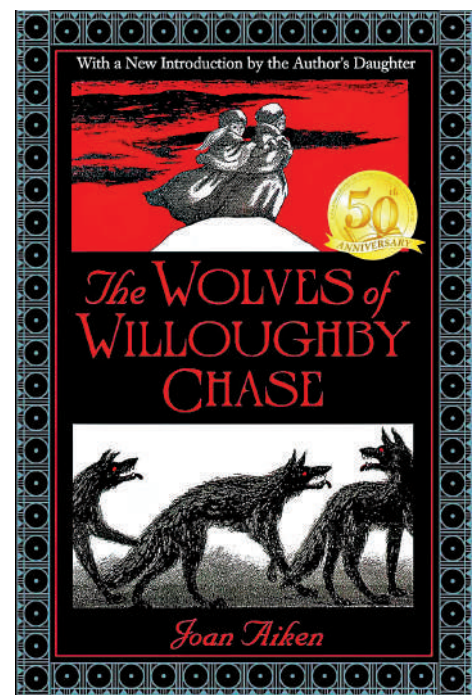
當然，《威洛比山莊的狼》的成功並不完全依賴瓊的個人天賦，還有她對生活的深刻感悟。她在十二歲時，被送到牛津郡的一所寄宿學校，可在那裏很不快樂。儘管她在剛到時是同龄人中個子最高的，此後便停止生長了，她成年後身高不足五英尺（因而她筆下的男女主角總是身材矮小）。幸福的童年和學校的痛苦之間的強烈反差，為她提供了寫作靈感：在黑暗、寒冷、狼群肆虐的環境中，約克郡山莊的

溫情的謎題

兩個女孩展開反擊，這分明是在說她自己。

縱觀瓊的寫作生涯，其各類作品多達上百部，包括獲得卡內基獎的《山語》以及贏得艾倫·坡獎的《黑夜降臨》等。文學界形容，她的歷史浪漫故事可與喬吉特·海爾相提並論，她的哥德式驚悚小說能和瑪麗·斯圖爾特一樣令人毛骨悚然，而她的「簡·奧斯汀系列」，比如《重訪曼斯菲爾德》，在顛覆人們期望的同時也令人着迷。瓊筆下那些奇幻、怪異和諷刺的故事被多次再版，並影響了大西洋兩岸的很多作家。

仔細觀察會發現，瓊所寫的故事背後往往隱藏着黑暗、不公和殘酷，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和階級制度，有着強烈的批判現實主義色彩。因而她筆下的主角都是正義善良、足智多謀，如同家喻戶曉的黛朵（Dido），堪稱「兒童版奧德修斯」，不



▲英國作家瓊·艾肯的兒童小說《威洛比山莊的狼》。

幸的「救世主」，更是英國兒童文學中最早的工人階級女英雄之一。該角色首次在小說《巴特西的黑心》中出現，「她是個看起來潑辣的小生物，大約八九歲，有一雙銳利的淡藍色眼睛，沒有眉毛或睫毛。她稻草色的頭髮又黏又粘，還沾滿了果醬，她穿着一件髒兮兮的緞子連衣裙，裙子小了兩號。」瓊曾透露，黛朵的原型就是像書中描寫得那樣闖入她的視野。一九五七年，瓊舉家搬到佩特沃新小鎮，在新家門口遇到了一個愛管閑事的小女孩，她赤着腳坐在門前階上，享用着一片麵包和果醬，並熱心地地向新鄰居打聽消息。之後她經常來和瓊聊天，好奇心無窮，滿腦子都是在小鎮屋頂上奔跑、航行環遊世界的荒誕故事。瓊受到啟發，將她寫到了書中。

多年來，有大量讀者來信追問有關黛朵原型的細節，其中一位讀者特別執著，瓊便給對方提供了一條線索：「在街上與這個大膽孩子的相遇，觸動了我的文學靈感，也讓我想起了狄更斯小說中的一個小怪人，我無法抗拒將他的語言和舉止，與鄰居小女兒的直率態度結合起來。」可狄更斯筆下的小怪人指的是誰？瓊沒有細說，讀者也找不到線索，多年來此事始終毫無頭緒。外界殊不知，瓊當初設置這個謎題，只是為了與讀者保持對話，直到她走到生命盡頭。

在二〇〇四年瓊去世後，她與讀者之間的這些通信被公開，大家爭相希望從中找出謎底。但人們很快發現，黛朵可能就是瓊本人。比如黛朵的生日和瓊的媽媽傑西是相同的時間，並且兩人都有頑強精神和樂觀心態。此外黛朵還經歷了瓊小時候想像過的所有冒險——乘坐捕鯨船航行，攀登南美洲的山脈，參觀神秘的珍珠蛇島，諷刺挖苦各種惡棍，甚至居住在她最喜歡的作家狄更斯的小說之中等等。正如瓊的女兒莉莎所說：黛朵和我媽媽很像，並已成為其精神火焰的守護者。



如是我見

魯力

春雨如酥

早晨醒來，聽見窗外窸窣響着，像誰在輕輕灑着細沙。拉開窗簾一看，果然是下雨了。雨絲細得幾乎看不見，只覺得窗戶玻璃上蒙了一層極薄的水氣。外面的山、海、草、樹，望去一片朦朧的，帶着一種說不出的溫柔。香港的春雨，向來是這樣溫吞吞的，彷彿一個慢性的老裁縫，拿着針線，不慌不忙地縫補着整個春天。

看着這雨，忽然想起契訶夫筆下的雨來。在那篇叫《醋栗》的小說裏，他這樣寫道：「從清晨起，整個天空雨雲密布。沒有風，不算熱，但空氣沉悶。每逢大地上空烏雲低垂，等着下雨卻不見雨的陰晦天氣，總是這樣的。」契訶夫寫雨，從來不是直接寫的，他寫的是雨前的沉悶，是那種透不過氣的陰晦，是獸醫伊凡在田野裏走累了，覺得「眼前的這片田野像是沒有盡頭」時，雨終於下了起來。他才寫道：「四五分鐘後，雨下大了，鋪天蓋地，很難預料什麼時候雨才能停。」

這種寫法，很契訶夫。他不渲染，不誇張，只是老老實實地寫人如何在雨裏走，如

何濕了衣裳，如何找地方避雨，如何在雨後的河水裏游泳。在雨下得最大時，那位獸醫伊凡反倒跑到外面去，「撲通一聲跳進水裏，使勁揮動胳膊，冒雨游起泳來。」他仰面躺在水上，讓雨淋着他的臉，快樂地喊着「哎呀，我的老天爺。」契訶夫筆下的雨，是讓人想要掙脫束縛，回歸自然的雨。它是沉悶的，但也是解放的。

契訶夫的筆觸，讓我想起到幾天前，在愉景灣的白沙灘上，也是這樣一個春雨纏綿的雨天。雨不大，但很密，沙灘上沒人。這時，我看見一個白髮蒼蒼的外國老人，脫了鞋，挽起褲腳，一個人在沙灘上慢慢地走着。雨水打在海面上，泛起密密麻麻的小水花。他不打傘，走得很慢，很安詳。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契訶夫的意思：有些雨，是讓人想要走進去的，而不是躲開的。

法國作家伏爾泰寫雨，卻是另外一種風格。我記得他在《老實人》裏寫過的那些天氣。伏爾泰的雨，常常是帶着諷刺的。它不是為了滋潤萬物而傾倒，更像是為了給那些不幸的人增添了幾分狼狽。老實人在雨中趕

路，衣服濕透了，靴子裏灌滿了水，卻還要被人盤問，被人驅趕。伏爾泰的雨，是殘酷世界的一部分，是命運的捉弄，是哲學思考的背景板。

至於大仲馬，他寫雨，那是帶着戲劇性的。他筆下的雨常常是情節轉折的催化劑——有人趁着雨夜逃走，有人在暴雨中決鬥，雨越大，事情就越熱鬧。春雨在他的小說裏不太常見，因為春雨太溫和了，不夠刺激。大仲馬要的是暴風驟雨，是那種能把人淋得透心涼，逼得人不得不作出抉擇的大雨。這大約是法國地中海沿岸的雨，和他筆下的騎士精神相匹配的結果。

但香港的春雨，恰恰缺少這種戲劇性。它太平常了，平常到人們幾乎意識不到它的存在。除了那些忘了帶傘的人會小跑幾步之外，大多數人對這雨是安之若素的。即使下雨，街邊賣傘的小攤生意也不會特別好，因為這樣的雨，淋一淋也沒關係。這種態度，倒很像汪曾祺筆下的人生：隨遇而安，不急不躁。

住在愉景灣，雨天是最適合發呆的。我

會坐在窗台上，看看背後的南山。山在雨霧裏若隱若現，山頂完全被雲遮住了，只有山腰偶爾露出一點點深綠。雨大的時候，山就完全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霧氣。雨小的時候，山又慢慢地浮現出來，像從一個長長的夢中醒來。看更遠處。隱約能見往來的船隻，在灰蒙蒙的海面上慢慢地移動，像是水墨畫裏不經意的幾筆。我喜歡這樣的時刻，沒有必須做的事，沒有非見不可的人，就是純粹地看着、聽着、呼吸着。這種閒適，在快節奏的香港是難得的奢侈品。但是，雨天給了我這個藉口。這種心安理得的散漫，這是春雨的饋贈。

香港的春雨，說到底，是一個「潤」字。它不像江南的春雨那樣纏綿悱惻，北方的春雨那樣珍貴如油。它就是安安靜靜地、不聲不響地，把這座城市洗得乾乾淨淨，把人心也洗得軟軟的、酥酥的。在這種雨中，人會變得特別容易滿足，一杯熱茶，一本閒書，一個可以看雨的窗邊角落，就覺得日子很好了。忽然想起韓愈的那首詩：「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